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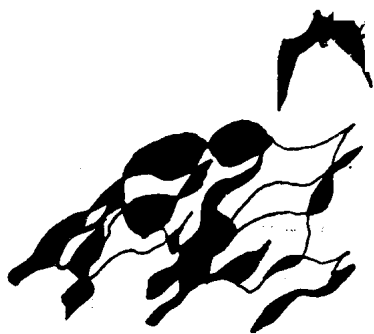
京夫

新女

XIN
NU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新女

京夫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唐伟杰

责任编辑：杨 群

新 女

京 夫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9.75 印张 138 千字

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500册 定价1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新女其实是一个男孩子，爸爸妈妈都是八路军。他刚生下来就被寄养在一位农村大妈家里。为了躲避敌人斩草除根，他只好男扮女装。后来，他的养父养母和哥哥都被敌人杀害了。乡亲们和游击队都想方设法保护他，新女在艰难的斗争生活中逐渐成长起来，最后终于成为革命队伍中一个年青的战士。

小说文笔朴实自然，富有陕南地方特色和传奇色彩。

小 序

“爸爸，人家都说你是年轻的老革命，你就给我们讲讲嘛！讲讲嘛！”

娇女子又来了。她摇着我的肩头，撅着小嘴，眯缝着眼睛，撒着娇。

“别捣乱，爸爸正在写文章，写文章！你去外边玩吧！”我装作生气地，“还是少先队中队长呢，在家就这样，我明天一定给你老师讲！”

“嘻嘻！你这就去讲吧！看我们老师批评不批评你！去呀！去呀！”她一下子夺了我的笔，“你不讲，我就不让你写！”

我闭上眼睛休息——也真想休息了。

“讲嘛，爸爸！讲讲你们打游击的故事。人家都说你的故事可多了，能讲几天几夜。这次再不讲，我就……”

“你就怎样？”我平日爱逗这个小女儿。她一着家，象飞来一群喳喳鸟，什么烦，什么愁，什么苦恼，全都让她搅跑了。不过这淘气鬼，也着实妨碍干事儿。你信她的意，你的事业就要完蛋。从她的淘气，我似乎看到了我的童年。那时候，我这个爸爸，也是挺淘气的小姑娘哩！我也能淘气，

缠起人来，也象她现在一样，有一股儿“皮”劲。然而我的童年，却充满了痛苦和灾难。

“我就告诉妈妈！”她跳开了，装作就要去告诉的样子，“真的！”她边退着边吓唬我。

我装作准备妥协的样子。

“怎么样？嘻嘻，我这就去！”她走到小门背后，只留下一个眼睛看着我。

她的妈妈是一位很厉害的外科医生。这位外科医生严格限制我抽烟的数量。我每抽一支烟，得向她拱手申请。她每天要我按时定量用餐，去散够多少步，去洗澡、去理发、换衣服，她都带有指令性口气，不能有半点通融余地。小女理理，在她面前，却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。十岁的小人儿，指挥起近五十岁的妈妈，也是没有通融的余地。我在内当家跟前，每每表现出窝窝囊囊，没有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儿。理理看得多了，生活经验教会了她，时时打出妈妈的旗号，以为她握有治我的杀手锏。可她怎么知道，怎么会理解，我听命和降服于她的妈妈，那是爱的一种表示。她真以为我怕这位外科医生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。她妈妈信她的意儿，那又是一种爱，但并非任何事情都可以作她的保护人。这不，她妈妈出来了，挺严肃地教训起她的掌上明珠了。

“理理，让你爸爸工作！懂不懂？你爸爸在工作！”

然而我还是讲了。因为她到了理解事情的年龄。同时我发现，由于溺爱和优越的环境，在她的身上滋生了一些令人担心的苗子。应当让她们知道过去。我讲了，条件是要

她绝对保密。实在说，我爱这老三女儿胜于她的两个姐姐，她没有经历过那场动乱，她身上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印记，比她的姐姐们更有希望。

我准备讲一个月。每天讲十分钟，象电台的专题节目时间安排一样，在晚饭后休息时。我把每次讲的在临睡前记下来……

—

“新女——新女——”是娘拖得很长的呼唤声，“这丫头，这阵儿跑到哪儿去啦？”

娘边走边嘟嘟囔囔，小脚敲得下坡的石板路咯咯地响。她向河边走来了。

娘在喊我。

三年前，我就知道我叫新女了。别人唤新女，我就转过脸去，朝他笑。

会说话时，我便也自己叫“新女”。娘叫一声“新女”，我也奶声奶气地叫一声“新女”，作为对娘的回答，象是山间的回声。娘教我：“新女，你叫娘！”我就说：“新女，你叫娘！”这时，有人从门外回来，哈哈大笑。那就是爹。爹爱摸我的头顶。那阵儿，头上不得不留着小辫儿。爹的手是很粗糙的，硬得象是耙子。我理解那是友好和爱抚的表示，但还是害怕的躲避着。但总躲不过。

哥哥呢，他似乎对我很不友好，总在背后偷着打我几

下，捅我的腰，直到我跌倒了，他才肯拉起我来羞我。我这时要委屈得哭上好一阵子。

哥哥对娘的教训，常常耍着鬼脸接受。娘于是扬起擗面杖或是别的什么家什，更厉害地教训他，他便兔子似的一蹶蹶到门外去，站在场院的大柳树后露出一只眼睛，怪声怪气地学我哭，学猫、学狼叫吓唬我。但要不了多久他就回来了，把不知从那儿采得满襟兜儿的苦梨或是五味子、红莓莓全部兜给我。我的眼泪就被笑抖掉了。娘和爹也在笑，装作还要教训哥哥的样子，我却为哥哥担心，而实际，什么也落不到哥哥身上。

爹经常出远门，每次都要好长好长时间才回来。他出门时，扛一条两头有铁尖儿的很长很长的扁担，回来时也是那条扁担。他总显得很疲乏。常常没等娘扫完他身上的雪或是没换下湿衣服，便睡着了。好象这一睡再也起不来了。他的胡子很长很长，头发也很长，象是娘说的藏在山上的野人。

……娘下垌来了。我透过树叶，先看见两只尖脚，再看见她的长捻襟里布衫……

她站在垌下的河沿上，向上下河岸张望一会儿，又自言自语了。

“这丫头，野到哪儿去了；脚底下根没扎稳，就满世界跑。新女——”

她边呼唤着我，边朝我藏着的灌木丛走来。

我偷偷地笑，慌忙缩下脑袋，从灌木丛后边溜出去，又藏到另一个灌木丛里，从枝叶的缝隙里往外张望。

娘走到小河边的石头上，对着石头上未干的水点看着。

“这丫头，明明在这儿耍水，人呢？”

她又向我藏身的地方走来。

“我看见了，淘气包儿！”

我屏住气，不笑出声来。

她在树棵子外边看了看，便又朝河下边走走了。走着，呼唤着，声音打着怯。娘担心把我丢了。

“柱子！柱子——”娘又唤哥哥，“还不快来，新女不见了！”

哥哥呼呼地跑来了。

“啥时候不见的！”

“离开屋吃顿饭功夫。”

娘和哥哥便分开了，一个往河上游走，一个往河下游走。看他们走得差不多了，我又溜到河边，把那两条放养在沙滩小水潭里的小鱼捉住，用一根柳条儿穿了腮，提溜着跑回屋子里。

小花猫象一堆绒球似的蹲在门墩上。听见脚步声，它伸出前爪，便开始伸懒腰了。两双前后腿蹬直了，腰拱得象是一张弓，瞪着黄眼仁，看了看我，然后抖擻一下身子，跳到我脚边，一边咪咪地叫，一边撞我的腿。

我把小鱼在它眼前一晃，迅速地藏在背后。这鬼精灵眼尖，扬起头，围着我打转转，看见了鱼，它几下虎扑，想抓住鱼。扑上来，象是飞起一团绒球，实在好玩极了。我作弄着猫，玩得高了兴，竟忘记了娘和哥哥。

猫扑不到那鱼，怪可怜地叫着走开了。我于是把一条鱼丢给它。它象捕捉活物一样，发出极凶恶的叫声，叼着鱼，顺着墙根，钻到屋旁的磨坊去了。我知道磨台下面有个洞。猫逮住老鼠、青蛙、麻雀什么的，总是先放在磨道里，玩一些时候，然后叼到洞里去，连着骨头和毛一起吃下肚。它吃鱼准是那样。我不想再去偷看那不知看了多少遍的游戏。

我把剩下的那条鱼，割开了肚皮，取出肠子什么的，然后撒上盐末，用一片树叶晾在窗台上。娘曾经这样晒开鱼干。那是小花猫才由南洼里的野地里拣回来的时候。那阵儿，它瘦小得象只老鼠，走路腰也直不起来，直打晃。我猜想它大约是被它的娘丢了的，自个儿弄不到吃食，饿昏了；或是它的娘让别的野物抢去了，留下它这个小不丁点儿，没有了家。娘先用鱼干养着它，它慢慢变了。现在它全身的虎斑一样的毛色发亮，尾巴也粗得象一根棍子似地竖得起来。它灵活得象一只鸟儿。它已经能震住庄子了。娘叫它庄虎，是震庄子的猛虎！

半月前，下河的升娃来家里，说他家的猫很大很大个儿，是捉老鼠的能手。老鼠躲在洞里，它就整天守候在洞口附近藏起来，老鼠在洞口一露头，它就会捕到它。它不仅看家，还看田地里的庄稼。田里的老鼠也让它给逮光了。可是，那只猫，却让新开来的广东队伍给杀吃了。广东队伍是打最南边的地方开来的，是来剿游击队。广东队伍什么都吃，猫呀，狗呀，还有树洞里的虫蛹。我不明白，他们干嘛吃猫呢？猫吃老鼠，他们吃猫，他们不是老鼠的朋友吗？不是

和老鼠是一伙儿吗？我很担心，那些广东队伍。如果有一天，他们开到庄子上来，那么我的小花猫！我甚至梦见广东队伍用一把稀泥把小花猫包了，丢在火里边。我得想法子，给猫寻一个藏身的地方。小河边的核桃树上有个大树洞，就怕这淘气鬼不肯钻进去；钻进去了，如果咪咪地叫，那可是大路口儿上呀！广东队伍为什么不开走呢？升娃说，广东队伍要开过打日本，可老在这里干什么呢？这里没有日本人啊！听说日本人全是红鼻子绿眼睛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往这儿打哩，广东队伍为什么不开上去，打那些红鼻子绿眼睛吃人心喝人血的日本兵呢？

猫又跑来了，蹲在我脚边，用一只前爪洗着脸，后来又撞我的腿，咪咪地叫，象一个讨奶吃的孩子。

“狗东西，叫！叫来了广东队伍，看你往那儿躲！”

“咪儿——咪儿——”它才不爱广东队伍哩，真是一个可怜的馋猫儿。

我干脆把那条晒得半干的鱼给了它。

猫叼着鱼，一蹿蹿到院子里，又一跳，跳过了屋檐下太阳划的线儿。我一看，啊呀！太阳已过了当院的那棵白石头。往日这时，是吃午饭的时候。我顿觉肚子火烧火燎，我才想到了娘。

娘寻我去了，哥哥也寻我去了，我却与他们捉猫儿。他们寻不着我，会怎样焦急呢？会不会以为我被水冲走了，淹死了，或是让山上下来的野虫吃了。他们一定会急死的。我慌了，怕了，我怎么会跟娘捣蛋呢？

看着太阳光迈上了屋檐下的一个台阶，我急死了，娘怎

么还不见回来。往日这阵，如果娘在坡上做活儿，回来迟了，哥哥会突然拿回来一把五味子果，或是一提兜儿羊奶果，或是一篮酸杏，或是一手巾包儿红的樱桃，或是又苦又涩的苦梨儿。我们就坐在当院的小桃树下，吸溜吸溜地吃着，等娘扛着柴禾从山上下来。可是今天，娘和哥哥去寻我了，离开了他们，我就得挨饿；如果他们老不回来，我将怎么办呢？

我站在场边上，向四下坡上望。不见人影，听不见动静。对面坡上皂角树下的胡子爷爷的屋场上，冒着浓浓的烟。准是胡子爷爷在用湿柴做饭。上河的路，一直通到黑黝黝的大山里，那儿雾沉沉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下河的路，被一个山嘴挡住了，那边是连绵不断的山岭，密密麻麻的大树，有几只乌鸦在叫。垌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，水是蓝色的，翻着白的浪花。天很热，河边田里往日干得卷叶子的苞谷苗，昨日得了一场大雨，长得旺生生、青灵灵的，似乎一夜长高了，从小孩长成了大人。人怎么长得这样慢，咋长咋长也长不大。

“娘——”我朝下河里喊娘。

“哥哥——”我往上河里喊哥哥。

只传来回荡的岩娃娃声。岩娃娃也奶声奶气地在喊娘，喊哥哥。

太阳迈过了三级台级，已经爬上了墙。

我很害怕，很孤单。

茅草房里黑洞洞的，柴屋里也是黑洞洞的。都象藏着什么。往日里，我和哥哥常常躲在柴屋里玩“抓籽儿”，“逮

签”什么的。柴草垛是松软的，脊背靠在上面怪舒服，玩得可以忘了吃饭。我们常常到磨坊去“捉猫猫”，哥哥鬼得很。他总拣藏不住身子的地方藏，我却尽在拐角旮旯寻，怎么也寻不到他。我藏哪儿，他都能找到。他象一条狗，会把什么味儿都嗅出来。那一次我藏在磨道里的一个扫帚后边，慌乱中踩了小花猫的一只前爪。猫咪咪地跛了三天。娘一个劲儿地骂哥哥。哥哥就是不申辩。等我向娘认了错，哥哥却厉害地熊我。多好的哥哥！

我不敢进屋去。屋里的任何响动，都让我心跳。花猫也不知死到哪儿去了。吃了我的小鱼，又不来和我作伴。看我以后再逮鱼给它吃！

垌楞上大核桃树梢的喜鹊窝里，飞出两只花喜鹊，在场院里跳跳蹦蹦，一只在土里衔出一条蚯蚓，那蚯蚓缩得象一个铜环。另一只喜鹊见了，跳过来，也去衔。那一只不让，后来让了，后来它们各衔一节蚯蚓，又飞到它们的巢里去，后来又喳喳叫着，飞往胡子爷爷的屋场去了。

胡子爷爷的屋场上没有了浓浓的柴烟。胡子爷爷准吃完了饭，又在屋场剥那椴树皮，山核桃树皮。他会打簸箕，还有柳筐，柳篮什么的。他门前有个方水池子，上面发着绿色，下面映出泓着的柳条和椴树皮。池边有一个地窖。那是编织柳筐的作坊，叫做地窖子。在那里边编的筐儿不会走样儿。

垌下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夹杂着沉重地喘嘘声。我慌忙往场边走去。啊！是娘背着哥哥回来了。哥哥怎么

了呢？

“娘，哥哥？”我惊慌地问。

“新女，快去开门！”娘并不回答我。

哥哥的头耷拉在娘的肩上。

哥哥死了吗？顿时我眼前起了黑雾，场院和草屋也在眼前转动。我跌跌撞撞地开了门。

娘把哥哥放在炕上，又跑到门口，对着胡子爷爷的屋场大声喊起来。

“三姓伯伯——三姓伯伯——”

胡子爷爷应了声。

“柱子叫蛇咬了，你快来呀——”

哥哥被蛇咬了！好哥哥让蛇咬了！我看见哥哥的一条腿已经肿得象罐儿肚一样。我恨死了自个儿，为淘气，让哥哥去寻找，害得哥哥遭了蛇咬。要是哥哥有个好歹，怎么办？我不能没有这样一个好哥哥！

胡子爷爷跑得满头是汗，大黑胡子也跑乱了。他二话没说，把一张又粘又难闻的黑糊糊的膏药贴在哥哥的伤处，又把一包草药让娘煎了，捏住哥哥的鼻子灌进嘴里去。

胡子爷爷走了。他走时没有亲我，只摸了摸我的头顶。

我以为娘会教训我一顿。我准备让她结结实实打我。打了我，我心里就松和了。娘没有打我，连骂一声也没有，连说一句重话也没有。娘让我吃饭。我不吃，她哄着我吃。

晚上，我和娘都没合眼，守护着一会儿昏睡，一会儿疼得狂蹬乱喊的哥哥。

天明时，哥哥醒来了，我娘俩也松了口气。

“哥哥！我不好！”我哭着说。

“不，怪我。我看见那架五味子可红了，我刚摘了一兜儿，想等寻着你，给你吃。这时，一条蛇偷偷咬了我一下。”

“蛇打死了吗？”

“跑了！”哥哥说。他在衣兜里摸索了一阵，取出几串压了水的五味子，要我吃。我把五味子颗儿抠下来，一颗颗送到他嘴里。他的嘴干裂着，嘴唇起了燎泡。

“我的腿不疼了，一定去打死那条蛇！”

“你不怕它？”

“不怕！”

“你不要去打它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你打不过，等爹回来时，让爹去！”

“我能！我藏在不远处，等它出来了，一镰刀下去……它是在下雷雨之前出来哩！”哥哥挥了一下手，象是已经用镰刀杀了那蛇，“除了它，明年你就可以去那儿摘五味子。那架五味子可好了。”

“那打蛇时我也去！”

“你不怕？”

“嗯。我们引上小花猫。娘说过，猫是虎脱生的，蛇是龙脱生的。龙怕虎哩！”

“对，带上猫！‘庄虎’呢？”

我叫了几声猫。

猫咪儿咪儿来了。它盘在哥哥的伤腿跟前，一会儿便

念起“经”^①来了。

二

吃五味子的季节过去了，我们等着吃山桃。

山桃花春天开得满坡满沟。开花时，没落黑霜，枝头坐住了果。山桃果刚从花里孵出来时，毛茸茸的，很脆，可以连着核儿吃下去。那时节哥哥不让吃。一个小山桃儿，吃不住，长大了，能吃个饱。我于是盼望它们长大，看着它们脱毛，变硬，再变毛，变得发涩不能吃，后来再变得一半儿红，一半儿绿，弯了嘴儿。哥哥还不让摘来吃，说是还长哩。我只好看着一树树山桃子，咽咽口水。

过了六月六，下了一个晚上的大雷雨，涨了满河水。一大早，哥哥带着两裤脚水回来。我还未起来，他就扒在耳边悄悄说：

“新女，新女，懒虫！”

“河水大吗？”

“可大了！”他说，“河水冲下来许多连根的大树！”他用手比划着，“牛头岩下冲出个大乌龙潭呢，我用竹竿儿也没探到底，可深了。”

“你丢块石头下去试试嘛！”

“石头咚的一声，便没影儿讯了。”

① 猫念“经”，就是猫打呼噜。

“那怕是没底的天井！和海连着了。”我想起娘讲过的故事，“娘说来，咱们这山下面是大海哩！”

“去你的，如果是大海，水不漏光了！”他说，“吃过饭，咱们凫水去！”

“我怕！”

“我游！你看我游！”

“你不怕掉下去？”

“我掉不下去。陈支队长伯伯教的凫水本领，还会掉下去吗？”哥哥不无自豪地说。

“陈支队长在哪儿呢？”我总听他和娘念叨陈支队长伯伯的事。这个陈支队长在山里领着一队叔叔打坏蛋，是个英雄。

“在前方很远的地方打日本人。”哥哥说。

“日本人是红毛绿眼睛，专杀小娃娃吃吗？”我问哥哥。

“什么人也杀！见中国人就杀！”

“广东军队他们也杀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日本人为啥要到咱们中国来呢！”

“陈伯伯说啦！咱中国大，东西多，日本人来抢东西，占地盘。”

我恨日本人，怕日本人。

我们说好了，吃过饭，悄悄溜出去，由我先溜，然后哥哥溜，到乌龙潭上去游水。为了谁也不供谁，我们还勾了手指头。